

唐宋詞三百首（名家配畫誦讀本）

本書特色

本書選錄了唐宋詞人 101 家，合共 309 篇作品，包括敦煌曲子詞 2 篇，無名氏作品 3 篇。每首詞作都配有水墨插圖一幅，並有精簡的賞析文字。作品中難讀難認的冷僻字、容易讀錯的多音字都注上了漢語拼音，其中膾炙人口的名句更特別加以標識。

1. 配圖切題

詞跟詩歌一樣，其特點在於以濃縮的文字，可展現多層次的意蘊和事物情感的變化；配上優美的圖畫，便能以視覺圖像與詩歌文字交互作用，誘發讀者的通感，更深刻地體會作品的意境。從學習的層面而言，視覺圖像是具體意義的參照物，可提供文字以外另一傳遞信息的徑途，有助加強學生的興趣。

本書的配圖，或細緻描繪詞中最能表現的句子，例如溫庭筠《菩薩蠻》（小山重疊金明滅）「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」，蘇東坡《江城子 密州出獵》「老夫聊發少年狂，左牽黃，右擎蒼」，辛棄疾《破陣子》（醉裡挑燈看劍）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」等。或具體呈現詩歌的意境，例如賀鑄《半死桐》（重過閨門萬事非）繪出詞人在秋夜雨聲中追憶亡妻生前挑燈補衣的身影；陸游《謝池春》（壯歲從戎）展現詞人在垂暮之年，回想壯年時俊爽豪邁的戎馬生涯，從而慨嘆流年虛度的意蘊；張孝祥《念奴嬌》（洞庭青草）寫時近中秋，泛舟洞庭湖上，素月與湖水分輝共影的景致等。

部分配畫更突顯出詞中特定的意象，既有助抓緊讀者的注意力，強調該意象在詞中的地位，又能把這些讀者較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事物，呈現在他們眼前，例如李煜《搗練子令》（深院靜）中的「搗練」；歐陽修《採桑子》（群芳過後西湖好）中的「雙燕」；蔣捷《一剪梅》（一片

春愁待酒澆)中的「笙」、「櫻桃」和「芭蕉」等。

2. 導讀精簡

本書的另一特點是提供精到的賞析文字，深化讀者對相關詞作的認識。例如白居易《長相思》(汴水流)中點出詞中韻腳處使用疊字、接字，除了讓人讀來有明珠走盤之感，更對詞中綿綿不斷的愁情有點染之效。溫庭筠《更漏子》(玉爐香)中點出詞中意象「紅蠟淚」、「鬢雲殘」，前者表現出詞人以無情物作有情者，帶出無理之妙；後者以含蓄的筆觸點出閨中人長夜難眠，而失眠之因由更見於言外。李清照《永遇樂》(落日鎔金)中補充了詞人的生平資料，讓讀者更深刻體會詞人的匠心，詞中上片所寫的是「今」，詞人已國破家亡；下片寫的是「昔」，其時詞人仍是閨閣千金。陸游《釵頭鳳》(紅酥手)中在探討詞意前，先交代詞人母親如何拆散他與妻子的一段美好姻緣，讓讀者更深切領會詞人情深緣淺之痛。王沂孫《眉嫵 新月》中為讀者剖析這首詠物詞的隱晦寓意，讓他們明白作品中所隱藏的身世之感、家國之恨。

教學建議

本書選錄作品多達三百餘篇，兼及唐宋詞人一百家，學生可藉閱讀本書拓寬唐宋詞的閱讀面，全面了解唐宋詞的整體風貌。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本書時，可有系統地組織「選讀篇章」。教師可選出特定題材的詞作，再引導學生比較不同詞人如何處理相同的題材，例如同是寫閨怨，不同的詞人有不同的表現手法，有的通過閨婦遲緩的動作、閨房內雙雙對對的物象，反襯閨中人的孤寂和冷落；有的通過比喻、移情等手法把抽象的閨愁具體生動地呈現讀者眼前。又例如同是懷古之作，有的純是發思古之幽情，有的慨嘆人事之無常，更有的借古諷今等。

以下再提供了一些組織「選讀篇章」的建議，供教學參考：

1. 根據作家風格的不同

明代張綖《詩餘圖譜》認為「詞體大略有二：一體婉約，一體豪放。」自清初王士禛開始便據此把唐宋詞人納入婉約、豪放二派，但是詞家風格之差異並不能僅僅以此

二分法就能處理妥當。例如詞評家往往並舉溫庭筠及韋莊兩家，以為婉約派詞人，但溫詞艷密，韋詞疏淡，其詞風相異之處十分明顯。且看同是一首《菩薩蠻》，溫詞作「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雪，懶起畫娥眉，弄妝梳洗遲」；韋詞便作「紅樓別夜堪惆悵，香燈半捲流蘇帳。殘月出門時，美人和淚辭」。教師可引導學生比較兩首詞取意的大小遠近、實詞的密度、形容詞的輕重、感情的顯露程度等等，以見他們詞風的差異。又例如蘇軾和辛棄疾向被並稱為豪放詞人代表，但「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」（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），蘇軾往往能在詞中以曠達的情懷，從愁困中自我解脫，且看《定風波》（莫聽穿林打雨聲）的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、《望江南 超然臺作》的「休對故人思故國，且將新火試新茶，詩酒趁年華」等；辛棄疾往往由始至終都能直接面對愁困或失意，並化之為悲壯之情，如《破陣子》（醉裡挑燈看劍）「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」、《永遇樂》（千古江山）「憑誰問、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」等。

2. 根據詞牌的不同

古代詞人在填詞之先，須選擇詞調，旨在使詞的內在聲情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情感吻合，倘若使用一首節奏緊湊、曲調高昂的曲詞來表達舒緩莊嚴的情調，肯定不大合適。教師可以把詞調相同的作品組織在一起，再讓學生找出這些作品的情調共性，例如《鷓鴣天》，晏幾道寫了「彩袖殷勤捧玉鍾」，賀鑄寫了「重過閭門萬事非」，陸游寫了「家住蒼煙落照間」，這些詞作均細膩婉約，由此可知《鷓鴣天》可用以表達哀怨思慕、柔婉風麗之情。再看看《賀新郎》，屬於聲調高昂的詞調，宜於表達慷慨激昂、豪邁雄壯的英雄情感，不宜按詞調牌名的意思用作催妝喜慶的祝賀曲詞；《念奴嬌》，「念奴」本為唐天寶年間名娼，因為歌聲高亢而取為調名。此詞多用來表達雄壯豪邁的情感，不適宜形容女性嬌弱婉曲的心態；《壽樓春》始見於宋代的史達祖詞，原為悼亡思故之作，故音淒樂哀，只宜寄託哀思，不適合祝壽。

